

中华人生智慧经典

幽梦影

【清】张潮撰
尤君若评注



中華書局

中华人生智慧经典

幽梦影

【清】张潮撰
九君若评注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梦影 / (清)张潮撰; 尤君若评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8

(中华人生智慧经典)

ISBN 978 - 7 - 101 - 10209 - 3

I .幽… II .①张… ②尤… III .①人生哲学—中国—清代②《幽梦影》—注释 IV .B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2277 号

书 名 幽梦影

撰 者 [清]张潮

评 注 者 尤君若

丛 书 名 中华人生智慧经典

责任编辑 宋凤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10 × 900 毫米 1/16

印张 22 $\frac{3}{4}$ 插页 2 字数 17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10209 - 3

定 价 46.00 元

前言

张潮，字山来，号心斋，又号三在道人，安徽歙县人，生于清顺治七年（1650）。其父张习孔历官刑部郎中，外放山东督学佥事，诰授奉政大夫。张习孔晚年侨居扬州，建诒清堂从事藏书、著述、刻书活动。他一生潜心理学，著有《诒清堂文集》、《周易辨志》、《檀弓问》、《云谷卧余》、《七劝口号》、《家训》、《系辞字训》、《使蜀纪事》等。

张潮出生后，张习孔于顺治乙丑（1649）登进士第，此后家境渐佳，因此张潮从小生活优渥。他虽然自幼多病，但天资聪颖，“幼颖异绝伦，好读书，博通经史百家言”。张潮深受父亲的影响，一直以父亲的教导和期望为准则。张习孔的《家训》中说：“吾家训之首，惟望汝曹以孝弟礼义。先敦乎此，则大本既立，天必佑之……孝有大小，有偏全，扬名显亲上也。”张潮从小致力于科举，十三岁开始学习八股文。十四岁初试不第。十五岁受业于温陵孙清溪门下，补诸生。然而，随着年岁增长，科场连败，张潮始终也没能取得功名，只做过翰林孔目这样的从九品小官。从康熙三年（1664）到康熙十四年（1675），整整十二年间，张潮历尽坎坷艰辛。追忆这一段经历，他在《八股诗自序》中感慨：“嗟乎！遥记自乙卯溯于甲辰，积十有二载，星次为之一周，时物于兹迭变，人生几何，谁堪屡误？又况此十二年苦辛坎坷，境遇多违，壮志雄心，销磨殆尽。自是而后，安能复低头占毕以就绳墨之为文哉？”

康熙十三年(1674),张潮遭遇家难,他的《因树屋书影》批语中说:“予少时获睹书影,甲寅之变,书皆不存。”科场困顿,又经此变故,此时的张潮开始转向著书、编书、刻书的道路。然而,放弃科举,也就意味着无法通过做官来实现扬名显亲的理想,张潮只好以文名来自我宽慰。如其在《幽梦影》中所言:“文名可以当科第,俭德可以当货财,清闲可以当寿考。”(第一二〇则)

张潮继承了父亲在扬州的诒清堂之后,以著述与刻书为主,变家刻为坊刻,从此成为清初徽州府籍最大的坊刻家之一。他不仅致力于编书、刻书,自己也撰写了许多诗文、词曲、杂文等作品。与此同时,他还结交了冒辟疆、余怀、吴肃公、魏溪、彭士望、宋曹、徐芳、卓尔堪等一大批颇有文名的朋友,共同从事文学创作与编刻事业。

这一时期的张潮生活无忧,座上客多,“著作等身,名走四海”,以至于“虽黔滇粤蜀僻处荒徼之地,皆知江南有心斋居士矣。……四方士至者,必留饮酒赋诗,经年累月无倦色”。这种专务交游的生活,为张潮带来了名声,刺激了他的文学创作,但也为他将来的经济与生计带来了隐忧。《幽梦影》第一四五则说:“不治生产,其后必致累人;专务交游,其后必致累己。”可见其晚年对此也颇有感触。

张潮受晚明文学家影响,看重人生的“真”与“趣”,重性情,求趣味,爱美人、好奇书,喜山水、乐园林,追求恣意潇洒的生活状态。他的《杂兴》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与追求:“有酒须进文人喉,酒气拂拂十指流。有花须插佳人头,云英雾鬓欢绸缪。有兴须同高士游,雄谈往复堪相酬。有剑须挂烈士鞬,不平肯为人间留。”

当然,张潮也并不是一个只关心风花雪月的人,长期以来的儒家教育使他也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写过许多感时伤事之作。康熙二十四

年(1685),由于钦定治河方略不当,再加上连日大雨,造成洪水泛滥,百姓伤亡损失颇重。张潮便写了《苦雨行》,以表达自己的同情和愤慨。当时的人评论这首诗说:“乙丑夏秋,雨淫堤溃,民之死亡者过半。山来此歌字字描写的确,觉楮墨之间,犹有余哀。”这种对民生多艰的怜惜和对社会不公的控诉在《幽梦影》中也有所体现,如第六〇则:“天下器玩之类,其制日工,其价日贱,毋惑乎民之贫也。”其中的沉郁不平之气,虽山水烟霞不能掩盖。

张潮的命运以康熙三十八年(1699)为转折点,这一年,五十岁的他因政治原因被告发入狱,致使先人所留剩余无几。对此,他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作的《虞初新志·总跋》中有所记述:“予不幸,于己卯岁,误堕坑阱中,而肺附中山,不以其困也而贯之,犹时时相嚙噬,既无有有道丈人相助举手,又不获遇存隐娘辈一泣愬之。惟哲学孱提波罗蜜,俟之身后而已。因附记于此,俾世之读我书者,兼有以知我之境遇而悯之。世不乏有心人,然非予之所敢望也。”这一次打击,不仅令张潮悲愤愁苦,也使他的生活陷入了窘迫困境。他在写给孔尚任的信中说:“弟自前岁误堕坑阱中,先人所遗尽为乌有,因自号为‘三在道人’。仅存田宅与此身,余者俱不可复问。”(《尺牍偶存》卷七《寄孔东塘》)在《复沈契掌》信中,他又详细解释了“三在”的含义:“若弟百无一有,近年自号三在,其一,田尚在,不须买米;其二,屋尚在,不须僦住;其三,此身尚在,未就木也。”虽然看上去态度豁达,但其中悲愤可想而知。

张潮自幼多病,晚年境况堪忧,身体越来越差,但生活中令人烦恼的事情却并未减少。对于这些,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多有提及,如:“及腊月中旬拙妻卧病……然数日之内,连遭二丧,惨可知矣。弟既已

破家艰窘，万状不意，冬月又有无妄之灾，书室中为强暴女流所蹂躏，詈骂污秽，不堪听闻，幸官长廉明，不波及于弟。”（《尺牍偶存》卷十一《复王丹麓》）

种种难堪和不如意，渐渐成了张潮晚年生活的底色。但即便在这样窘迫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不懈，先后编成了《檀几丛书》余集、《昭代丛书》乙集和丙集，以及《虞初新志》二十卷。这种穷愁艰难的处境，在《幽梦影》中也偶尔闪现，露出一线影子，如：“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虞卿以穷愁著书。今皆不传，不知书中果作何语？我不见古人，安得不恨！”（第一一四则）《昭代丛书》丙集刊刻完成之后，他原本还有丁集之想，只可惜身体和境况都已无法支持。康熙四十六年（1707），《奚囊寸锦》刻成。此后，就再无关于张潮的记述了。

张潮的一生都献给了刻书和著述，他所辑刻的书约有十三种，其中最著名的是《虞初新志》、《檀几丛书》和《昭代丛书》等，自著书约有二十九种，最著名的是《幽梦影》。在谈及刻书之事时，他说：“种种拙选只为扬芳，匪图射利。”又说：“我一人读之而乐，则天下之人读之而乐，从可知矣。天下之人读书而乐，则千万世之人读之而乐，亦可知矣。夫至天下与千万世人皆读之而乐，则著书者之心与聚书者之心不咸大慰乎哉！”

明清之际是清言小品发展的高峰时期。这类作品一般语言简洁，多以论断为主，内容包罗万象，既有立身处世的格言、个人对事物的品评、对生活情趣的描述，也有对生命与自然的思考，也被称为隽语、法语、清记、清话、语录等。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作品，比较出名的是屠隆的《娑罗馆清言》、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洪应明的《菜根谭》、陆绍珩的《醉古堂剑扫》和吕坤的《呻吟语》。《幽梦影》继承前人余韵，

引领清代李渔、袁枚等人的创作,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桥梁。

周作人曾称赞《幽梦影》说:“既是那样的旧,又是那样的新。”这“新”是张潮刻意求新、求奇的结果。他以自己对生活的领悟,从一种新奇的角度写出了人类共通的领悟和审美体验。

从内容上来说,《幽梦影》一书中不仅有琴棋书画、山水园林、读书交友、谈禅论道、插画赏月、对美人、饮美酒等文人爱好,更有作者对人生、处世的所思与所得,也有对日常生活的体会和观察。张潮认为:“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第六七则)表现在写作上,他善于截选生活的片段,以一种“标本”式的展示来分享给读者,生活中的琐碎寻常之事,通过他的描写,就从简朴中显现出趣味,于平凡中照见高雅。如:“凡声皆宜远听,惟听琴则远近皆宜。”(第五二则)“宜于耳复宜于目者,弹琴也,吹箫也;宜于耳不宜于目者,吹笙也,管也。”(第一〇六则)另外,个人的坎坷经历,也使得张潮对世情与人心理解得更为深入,书中多有此类新的理解。如:“立品须发乎宋人之道学,涉世须参以晋代之风流。”(第一五五则)“观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识其人之交游。”(第一七四则)这些内容,既有“情之幽微”的体现,也有“理之乍显”的表露。从中既可以看出作者学问之渊博、趣味之高雅,也可以观察到他的个人情怀与追求。

从艺术性上来看,《幽梦影》中最典型的便是对审美感受的描绘。张潮对生活有着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感受能力,善于调动不同感官体验来描述一件事情。如写声音对记忆的影响,他就说:“闻鹅声如在白门,闻橹声如在三吴,闻滩声如在淞江,闻骡马项下铃铎声,如在长安道上。”(第四一则)通过典型环境下的声音,勾起人们对环境的联想。林语堂先生评价说:“大自然有的是声音、颜色、形状、情趣和氛围;人

类以感觉的艺术家的资格,开始选择大自然的适当情趣,使它们和自己协调起来。这是中国一切诗或散文的作家的态度,可是我觉得这方面的最佳表现乃是张潮在《幽梦影》一书里的警句。”

《幽梦影》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是由作者把平日里的所得随笔写下,陆续交给朋友传阅评点,最后收集而成。张潮在给孔尚任的信中曾说:“拙著《幽梦影》,今年亦欲付梓……今一面付梓,留木以待,补评尚可增入耳。”(《尺牍偶存》)由此信的写作时间,可以猜测本书约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第一次付梓。

《幽梦影》全书共有219则,点评579则。这些点评或是对原文内容的申发,或是评者自己观点的表达,风格轻松诙谐,颇有现代“论坛”气象,如点评中不乏后评者对先评者观点的附和或反驳。习惯了SNS与论坛跟帖的读者,读此当有会心之处。这种在原文中夹杂评语的方式,创造了新的评点模式,在当时就获得了成功。正如杨复吉在为《幽梦影》写的跋中所说:“令读者如入真长座中,与诸客周旋,聆其馨欬,不禁色舞眉飞,洵翰墨中奇观也。”张潮在选取《幽梦影》评语时曾说:“其辞须不过誉,即与鄙意相反或者嬉笑怒骂皆无不可也。”(《尺牍偶存》卷五《与朱赞皇》)这一标准,使得一些不赞同张潮的评语也都保留了下来。如江含徵在评论第一五六则时就说:“心斋不喜迂腐,此却有腐气。”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张潮的心胸与气度。

《幽梦影》之后,颇有一些效仿之作,如清代朱锡绶的《幽梦续影》和近人郑逸梅的《幽梦新影》,但不论是其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均无法超越原作。

《幽梦影》的传世版本有一卷本和二卷本之分。一卷本为道光世楷堂《昭代丛书》本、沈宗畸《晨风阁丛书》第一集本、襟霞阁主人辑

《国学珍本文库》本。二卷本有国家图书馆藏西谛本、民国正书局排印本、国学扶轮社辑《古今说部丛书》本、葛元照辑《啸园丛书》本、冯兆年辑《翠琅玕馆丛书》本、保粹堂辑《艺术丛书》本、黄肇新辑《芋园丛书》子部本等。

本书以通行的道光世楷堂刊《昭代丛书》本为底本，参考了近年出现的数种整理本。对原文中的错讹之处，一般直接改动，个别需要说明的问题，则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为方便读者理解，本书按原文分则排序，每一则都有相应的注释、译文和点评。本书的每则注释对所涉及的人物都给予了基本介绍，但重复出现的人物，则只在首次出现时详注，之后再遇，一般只出简注。译文以直译为主，全书结合对原文的理解加以点评。

由于注者学力疏浅，本书定然存在不少错误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朋友不吝指正。

尤君若

于2014年暮春

目 录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四则	046
序 一	001	第一五则	047
序 二	007	第一六则	049
序 三	009	第一七则	050
		第一八则	051
第一则	014	第一九则	054
第二则	015	第二〇则	055
第三则	017	第二一则	057
第四则	020	第二二则	059
第五则	028	第二三则	061
第六则	030	第二四则	062
第七则	032	第二五则	064
第八则	035	第二六则	065
第九则	037	第二七则	067
第一〇则	040	第二八则	069
第一一则	042	第二九则	070
第一二则	043	第三〇则	072
第一三则	044	第三一则	074

001

第三二则	075	第五七则	110
第三三则	076	第五八则	111
第三四则	078	第五九则	113
第三五则	079	第六〇则	114
第三六则	080	第六一则	115
第三七则	082	第六二则	117
第三八则	084	第六三则	119
第三九则	085	第六四则	120
第四〇则	086	第六五则	122
第四一则	087	第六六则	122
第四二则	089	第六七则	124
第四三则	090	第六八则	124
第四四则	091	第六九则	126
第四五则	092	第七〇则	127
第四六则	094	第七一则	128
第四七则	095	第七二则	130
第四八则	096	第七三则	131
第四九则	098	第七四则	133
第五〇则	100	第七五则	135
第五一则	101	第七六则	136
第五二则	102	第七七则	139
第五三则	103	第七八则	141
第五四则	104	第七九则	143
第五五则	107	第八〇则	144
第五六则	108	第八一则	146

第八二则	147	第一〇七则	183
第八三则	148	第一〇八则	184
第八四则	150	第一〇九则	188
第八五则	151	第一一〇则	190
第八六则	152	第一一一则	191
第八七则	154	第一一二则	193
第八八则	155	第一一三则	193
第八九则	156	第一一四则	194
第九〇则	157	第一一五则	196
第九一则	159	第一一六则	198
第九二则	160	第一一七则	199
第九三则	161	第一一八则	200
第九四则	162	第一一九则	201
第九五则	163	第一二〇则	203
第九六则	165	第一二一则	205
第九七则	167	第一二二则	206
第九八则	168	第一二三则	207
第九九则	172	第一二四则	208
第一〇〇则	174	第一二五则	210
第一〇一则	175	第一二六则	210
第一〇二则	176	第一二七则	211
第一〇三则	178	第一二八则	214
第一〇四则	179	第一二九则	216
第一〇五则	180	第一三〇则	218
第一〇六则	181	第一三一则	219

第一三二则	220	第一五七则	256
第一三三则	220	第一五八则	257
第一三四则	221	第一五九则	258
第一三五则	223	第一六〇则	259
第一三六则	224	第一六一则	260
第一三七则	226	第一六二则	262
第一三八则	227	第一六三则	263
第一三九则	229	第一六四则	265
第一四〇则	230	第一六五则	266
第一四一则	231	第一六六则	267
第一四二则	235	第一六七则	268
第一四三则	237	第一六八则	270
第一四四则	238	第一六九则	271
第一四五则	239	第一七〇则	273
第一四六则	241	第一七一则	274
第一四七则	242	第一七二则	277
第一四八则	243	第一七三则	278
第一四九则	245	第一七四则	279
第一五〇则	246	第一七五则	281
第一五一则	247	第一七六则	281
第一五二则	248	第一七七则	283
第一五三则	250	第一七八则	284
第一五四则	251	第一七九则	285
第一五五则	252	第一八〇则	287
第一五六则	254	第一八一则	289

第一八二则·····	290	第二〇三则·····	321
第一八三则·····	292	第二〇四则·····	322
第一八四则·····	292	第二〇五则·····	323
第一八五则·····	294	第二〇六则·····	325
第一八六则·····	295	第二〇七则·····	326
第一八七则·····	297	第二〇八则·····	327
第一八八则·····	297	第二〇九则·····	328
第一八九则·····	298	第二一〇则·····	329
第一九〇则·····	300	第二一一则·····	330
第一九一则·····	301	第二一二则·····	331
第一九二则·····	302	第二一三则·····	333
第一九三则·····	303	第二一四则·····	334
第一九四则·····	305	第二一五则·····	335
第一九五则·····	308	第二一六则·····	336
第一九六则·····	309	第二一七则·····	337
第一九七则·····	311	第二一八则·····	338
第一九八则·····	313	第二一九则·····	339
第一九九则·····	314		
第二〇〇则·····	315	跋 一 ·····	343
第二〇一则·····	317	跋 二 ·····	345
第二〇二则·····	319	跋 三 ·····	347

序 一

余穷经读史之余，好览稗官小说^①，自唐以来不下数百种。不但可以备考遗志^②，亦可以增长意识。如游名山大川者，必探断崖绝壑^③；玩乔松古柏者，必采秀草幽花，使耳目一新，襟情怡宕^④。此非头巾襍襍、章句腐儒之所知也^⑤。故余于咏诗撰文之暇，笔录古轶事、今新闻，自少至老，杂著数十种。如《说史》、《说诗》、《党鉴》、《盈鉴》、《东山谈苑》、《汗青余语》、《砚林》、《不妄语述》、《茶史补》、《四莲花斋杂录》、《曼翁漫录》、《禅林漫录》、《读史浮白集》、《古今书字辨讹》、《秋雪丛谈》、《金陵野钞》之类。虽未雕板问世^⑥，而友人借抄，几遍东南诸郡，直可傲子云而睨君山矣^⑦。

【注释】

① 稗(bài)官小说：即野史小说，街谈巷议之言。

② 备考：全面考察。遗志：前人遗留下的标记、记录。

③ 断崖绝壑：陡峭的山崖和深谷，指人迹罕至的险境。

④ 襟情：襟怀，情怀。怡宕：轻松洒脱。

⑤ 襍襍(nài dài)：愚蠢不通。章句腐儒：只懂得剖章析句的迂腐读书人。

⑥ 雕板：在木板上雕刻图文，作为印刷的底版。

⑦ 子云：即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汉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称帝后，任

太中大夫。早年以辞赋闻名。晚年研究哲学，仿《论语》和《易经》作《法言》和《太玄》。另有研究语言学的《方言》和吹捧王莽的《剧秦美新》等。君山：即桓谭，字君山，东汉时期的思想家。这两个人都被认为是博学多识的人。

【译文】

我在遍读经籍史书之余，喜欢阅读野史小说，自唐朝以来的小说读了不下几百种。读小说不但可以全面考察前人留下的记录，也可以增长见识。这就好像游览名山大川，必定要探寻陡峭的山崖和深谷；赏玩高挺的松树与柏树，必定要探寻秀美幽远的花草，使眼前耳目一新，情怀轻松愉悦。这些都不是愚蠢不通、只懂得寻章摘句的迂腐文人所能了解的。所以我在吟诗写文章之余，用笔记录了古今轶事、新闻，由年轻时到老年，杂著有数十种。如《说史》、《说诗》、《党鉴》、《盈鉴》、《东山谈苑》、《汗青余语》、《砚林》、《不妄语述》、《茶史补》、《四莲花斋杂录》、《曼翁漫录》、《禅林漫录》、《读史浮白集》、《古今书字辨讹》、《秋雪丛谈》、《金陵野钞》之类。虽然没有印刷面世，然而友人互相借阅抄录，几乎遍于东南各郡，简直可以傲视扬雄与桓谭了。

天都张仲子心斋^①，家积缥緡^②，胸罗星宿^③，笔花缭绕^④，墨渾淋漓^⑤。其所著述，与余旗鼓相当，争奇斗富，如孙伯符与太史子义相遇于神亭^⑥，又如石崇、王恺击碎珊瑚时也^⑦。其《幽梦影》一书，尤多格言妙论，言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未经道。展味低徊，似餐帝浆沆瀣^⑧，听钧天广乐^⑨，不知此身之在下方尘世矣。至如“律己宜带秋气，处世宜带春气”、“婢可以当奴，奴不